

中国历史文献学

杨燕起 高国抗 主编



书目文献出版社

中国历史文献学

杨燕起 高国抗主编

书目文献出版社

中国历史文献学

杨燕起 高国抗主编

书目文献出版社

(北京文津街七号)

秦皇岛市第二印刷厂排版 涿州市西辛庄印刷厂印刷

书目文献出版社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2.0625印张 295千字

1989年9月北京第1版 198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7000册

ISBN 7-5013-0771-7

K·81 定价： 5.40元

前　　言

中国历史文献学是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，正在受到广泛重视。为满足一般读者阅读及高等学校历史系开设这门课程的需要，我们合作编写了这部《中国历史文献学》。

本书的编写，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指导，在认真钻研有关资料的基础上，注意理论阐发，以探求历史文献学发展的某些规律。在编写中力求独立思考，提出有价值的创见。我们注意了如下几个方面：第一、表述中国历史文献学这一学科的基本知识、基本资料；第二、反映和吸收当前学术界的最新成就；第三、强调实用性，即在介绍某些基础知识的同时，也要使读者了解文献整理工作的基本步骤和方法，以方便他们日后可能进行的有关业务实践。

参加本书编写的同志依次为：

- 第一章 杨燕起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）
- 第二章 向燕南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）
- 第三章 杨燕起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）
- 第四章 高国抗（暨南大学历史系）
- 第五章 阎崇东（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系）
- 第六章 张学锋（南京大学历史系）
- 第七章 汝企和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）
王炜民（内蒙古包头师范专科学校历史系）
- 第八章 杨燕起
- 第九章 鲁毅（湖北大学历史系）
彭忠德（湖北大学历史系）
- 第十章 孙文泱（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）

- 刘重来（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）
第十一章 娄曾泉（厦门大学历史系）
第十二章 周 洪（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）
第十三章 刘 春（云南大学历史系）
第十四章 刁晏斌（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）
第十五章 彭益林（华中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）
第十六章 邱久荣（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）
第十七章 刘重来
第十八章 董恩林（中南民族学院历史系）
第十九章 苗 泼（内蒙古赤峰师范专科学校历史系）
第二十章 张 积（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）

在本书编写过程中,许多朋友给予我们热情的鼓励,提出了宝贵意见;各编写者所在单位的领导,尤其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和古籍整理研究所,以及暨南大学历史系的负责同志,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。在参加编写的同志中,娄曾泉、刘重来参加了全书的通稿。另外,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的徐勇同志帮助拟定了编写纲目;李秋媛同志也受邀参加了我们的通稿工作。还有周鸿蕾、刘萍、张升同志,在具体的编写中也给了我们很多帮助。谨此对以上的所有同志,表示我们深切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!

由于时间紧迫,书中的缺点或错误一定不少,敬请专家学者们批评指教,以便再版时修正。书中所引一些当代学者的成果,或有未尽注明之处,亦请谅解!

谨以此书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!

杨燕起 高国抗

1989年4月16日

■

上 编

目 录

上编

第一章 绪论

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第一节 | 文献 | (1) |
| 第二节 | 历史文献 | (4) |
| 第三节 | 历史文献学 | (7) |
| 第四节 | 学习历史文献学的意义 | (10) |

第二章 历史文献学与中国传统文化

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第一节 | 民族文化心理与历史文献学的繁荣 | (13) |
| 第二节 | 历史文献学所体现的民族文化特征 | (16) |
| 第三节 | 其他文化成就对历史文献学发展的作用 | (20) |

第三章 时代与历史文献学

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第一节 | 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历史环境 | (26) |
| 第二节 | 时代的政治要求与历史文献学的关系 | (29) |
| 第三节 | 时代治乱与历史文献的聚散 | (33) |
| 第四节 | 学术思想的演变与历史文献学的发展 | (35) |

第四章 历史科学与历史文献学

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第一节 | 历史、历史学、历史科学 | (40) |
| 第二节 | 历史科学研究与历史文献资料 | (41) |
| 第三节 | 历史文献资料的占有与历史文献学 | (45) |
| 第四节 | 历史文献学是历史科学的辅助学科 | (52) |

中编

第五章 先秦两汉——中国历史文献学的成立时期

|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第一节 | 先秦时期的文献整理工作 | (55) |
| 第二节 | 西汉司马迁对历史文献学的贡献 | (62) |
| 第三节 | 刘向《别录》与刘歆《七略》 | (66) |
| 第四节 | 东汉班固的《汉书·艺文志》 | (70) |
| 第五节 | 郑玄校注群经 | (72) |
| 第六章 | 魏晋南北朝隋唐——中国历史文献学的成长时期 | |
| 第一节 | 图书四部分类法的确立 | (75) |
| 第二节 | 南北朝时朝的文献注释和校勘学成就 | (78) |
| 第三节 | 唐陆德明的《经典释文》和颜师古的《汉书注》 | (82) |
| 第四节 | 唐朝官修的《隋书·经籍志》 | (85) |
| 第五节 | 刘知几对历史文献学的贡献 | (89) |
| 第七章 | 两宋元明——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繁荣时期 | |
| 第一节 | 宋代类书的编纂 | (93) |
| 第二节 | 宋代官修书目与私家书目 | (95) |
| 第三节 | 郑樵的历史文献学理论成就 | (98) |
| 第四节 | 方志体例的确立和方志学的形成 | (100) |
| 第五节 | 两宋历史文献学的其他成就 | (103) |
| 第六节 | 元代马端临的《文献通考》 | (112) |
| 第七节 | 丛书辑印事业的发展 | (113) |
| 第八节 | 明《永乐大典》的编纂及其价值 | (116) |
| 第九节 | 胡应麟、祁承爌对历史文献学的贡献 | (118) |
| 第八章 | 清——中国历史文献学的鼎盛时期 | |
| 第一节 | 集古代目录学之大成的《四库全书总目》 | (122) |
| 第二节 | 章学诚的目录学理论体系 | (126) |
| 第三节 | 张之洞的《书目答问》 | (130) |
| 第四节 | 清代校勘学的繁荣 | (132) |
| 第五节 | 清代版本学的兴盛 | (136) |
| 第六节 | 清代的注经、辨伪成就 | (141) |
| 第七节 | 清代的考史、补志成就 | (144) |
| 第八节 | 清代辑佚学的蓬勃发展 | (148) |

第九章 近现代——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变革时期

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第一节 | 罗振玉、王国维对出土文献的研究 | (151) |
| 第二节 | 梁启超的历史文献学理论 | (155) |
| 第三节 | 胡适倡导整理国故的理论和方法 | (158) |
| 第四节 | 洪业与引得编制 | (163) |
| 第五节 | 张元济的古籍出版事业 | (167) |
| 第六节 | 顾颉刚与古史辨派的新考据学 | (172) |
| 第七节 | 陈垣对传统文献学的总结和开拓 | (176) |
| 第八节 | 王重民的目录学成就 | (179) |
| 第九节 | 郭沫若对历史文献学的贡献 | (184) |

第十章 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现状与前景

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第一节 | 历史文献学的新成就 | (189) |
| 第二节 | 历史文献学研究手段的现代化 | (193) |

下编

第十一章 目录学

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第一节 | 图书目录的重要作用 | (199) |
| 第二节 | 图书分类法的演变 | (201) |
| 第三节 | 各类图书目录 | (206) |

第十二章 传注学

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第一节 | 传注诸名称 | (217) |
| 第二节 | 传注的源流演变 | (219) |
| 第三节 | 传注的内涵 | (223) |
| 第四节 | 古籍今注方法六则 | (225) |

第十三章 校勘学

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第一节 | 校勘与校勘学及其源流 | (230) |
| 第二节 | 校勘的必要性 | (232) |
| 第三节 | 校勘方法 | (238) |
| 第四节 | 校勘原则 | (250) |

第十四章 版本学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第一节 版本学及其功用 | (254) |
| 第二节 书籍的发展过程 | (257) |
| 第三节 古籍的装帧与版式 | (258) |
| 第四节 历代刊本的特点 | (261) |
| 第五节 古籍版本的类型（一） | (263) |
| 第六节 古籍版本的类型（二） | (269) |

第十五章 辨伪学

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第一节 辨伪及其意义 | (273) |
| 第二节 伪书出现的原因 | (277) |
| 第三节 辨伪方法 | (278) |
| 第四节 伪书的价值 | (283) |

第十六章 母佚学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第一节 母佚的发展与母佚学的形成 | (285) |
| 第二节 中国历史文献亡佚简况 | (289) |
| 第三节 中国文献著述的特点 | (292) |
| 第四节 母佚的意义 | (294) |
| 第五节 母佚方法 | (296) |

第十七章 史源学

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第一节 史源学及其方法 | (299) |
| 第二节 史源学的功用 | (303) |

第十八章 编纂学

| | |
|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第一节 编纂体裁 | (313) |
| 第二节 编纂义例 | (318) |
| 第三节 编纂过程 | (324) |

第十九章 藏书史

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第一节 历代官私藏书概况 | (330) |
| 第二节 私家藏书 | (335) |
| 第三节 官府藏书 | (340) |

第二十章 历史文献学的相关学科与相关文献

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第一节 | 金石学与各类出土文献..... | (344) |
| 第二节 | 历史档案学..... | (351) |
| 第三节 | 地方文献..... | (356) |
| 第四节 | 少数民族文献..... | (360) |
| 第五节 | 宗教学文献..... | (362) |
| 第六节 | 医药学文献..... | (365) |
| 第七节 | 农学文献..... | (368) |

第一章 绪 论

第一节 文 献

文献的本义 “文献”一词，最早见于《论语·八佾》。子曰：“夏礼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征也；殷礼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征也。文献不足故也。足，则吾能征之矣。”

南宋朱熹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：“文，典籍也；献，贤也。”清代刘宝楠《论语正义》：“文谓典策，献谓秉礼之贤士大夫。”近代的刘师培进一步在《文献解》中说：“仪、献古通。书之所载谓之文，即在人所谓典章制度也；身之所习谓之仪，即古人所谓动作威仪之则也。……孔子言夏、殷文献不足，谓夏。殷简册不备，而夏、殷之礼又鲜习行之士也。”

所以，“文”指典籍文章，“献”指古代耆旧先贤的见闻、言论，及他们所熟习的各种礼仪，也包括耆旧先贤的事迹经历。在我国古代，因为文字和书写工具的困难，关于历史及其知识的传授，除了通过少量的文字记载之外，很大一部份需要通过口耳传闻。而且时间越久远，口耳传闻的作用就越大，直到汉代经义的传授还存在这种情况。比如《史记·十二诸侯年表序》说：孔子作《春秋》，‘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，……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，各安其意，失其真，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，成《左氏春秋》’。依这样的说法，可见《左氏春秋》在编写之前，就有一个口耳相传的过程。《公羊传》对《春秋》的解释，起始于战国时的公羊高，经几代口传，到西汉景帝时，由公羊寿和胡母子都“著于竹帛”，可见它正式成书之前是口耳相传的。就是《论语》也不是孔子自己写定的，而是“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”，后来才由“门人相与辑而论纂”的。由于不可能大量进行

文字记载，古代关于社会历史、政治、礼制、习俗等方面的许多知识内容，保存在某些承担着“口耳相传”作用的人的脑子里，而一些需要了解这方面知识的统治者和士人，就需要向这些掌握着知识的“贤人们”去请教，所以先秦古籍中保留着很多关于问政、问礼、问事的记载。我们今天是通过这些记载了解了古代历史社会的一些情况，但在没有记载之前它们的存在状态就是“口耳相传”。一件事，一种制度，一种礼仪，要使他能以口耳相传的方式继续保留下来，进行传授的人不仅需要有较高的知识，而且还应有很强的记忆力，思想上还要忠实，不矫揉造作，缩小夸大等等。因此，他们是一些被人们尊敬的人，所以给予他们以“圣”、“善”、“贤”的美称。这些由贤人所传授的知识内容，区别于文字记载，也是当时根本不可能有文字记载的，其始初意义就叫做——“献”。

依据这样的理解，《论语·八佾》所记孔子这段话的意思是：夏、殷的礼制我都能说得出来，只是夏、殷后代的杞、宋两国文字所记载的和贤士大夫们所了解与习行的，都因为缺乏必要的材料不能加以证实。要是这两方面的材料充足的话，那么我就能够对礼制加以验证了。这表明了孔子已经认识到了叙述史事必须有文献作为根据。

文献含义的演变 宋元之际的马端临，名其所著书曰《文献通考》。其书《总序》有云：

凡叙事，则本之经史，而参之以历代会要，以及百家传记之书，信而有征者从之，乖异传疑者不录，所谓文也。凡论事，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，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，以至名流之燕谈，稗官之记录，凡一言一语，可以订典故之得失，证史传之是非者，则采而录之，所谓献也。

在这里，马端临将文与献，作为叙事与论事的根据：“文”是经、史、历代会要及百家传记之书；“献”是臣僚奏疏、诸儒之评论、名流之燕谈、稗官之记录。《文献通考》分24门，记历代的典章制度，写作形式是：凡书本记载都顶格，凡名流贤者的议论都低一格，

文与献既相互结合，又区别清晰。仔细研究起来，他所说的“文献”与始初意义上的“文献”，在性质上已经有所不同了。前面说过，始初意义上的文献，“文”是指文字记载，“献”是指贤者的口传及其身之所习，而现在变成文为叙事，献为论事了。在马端临的论事中凡是当他采录时可以见诸文字的，如臣僚之奏疏，稗官之记录，明显的在古代还是属于“文”，至于诸儒之评论，名流之燕谈，凡是已经写成为文字的，自然也还是属于“文”，只有他直接听来的当时人的一些议论，而由他著录为文字的很少一部份才符合于始初意义上的“献”的含义，实际上在文字运用和书写、印刷都已发达起来的情况下，这种意义上“献”的部份是很少的，这反映时代变化了，人们对“文献”的理解与解释也在发生变化。

但是古代的“献”义，直到今日还是保存着它的遗迹的，在一定的范围内它还在发挥着作用，比如将口耳相传听来的内容写入著述中的情况还是有的，而一些文化风俗中礼仪的演习也需要去请教那些熟悉掌故的人。

不过，从马端临已经变化了的“文献”的含义中，可以肯定的是，无论是叙事还是论事，它所持的文献仅包括着文字记载，非文字记载的方面不属于他所说的文献范围。在他的言论的影响下，关于文献的认识，便只限于一般的文字记载，不能表达为文字记载的东西，则不能称之为文献。文字记载常常著录为图书、典籍，因此也常常将图书、典籍与它联系或并列起来，而称为图书文献，典籍文献之类。

现代文献概念 “今天我们所说的‘文献’，主要是指有历史意义的比较主要的书面材料”。^①根据这样的理解，“文献”与“文物”是两个互有联系而又有重要区别的概念，在研究对象、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上，它们分别属于不相同的两门学科。尽管我们

^①白寿彝《谈历史文献学》，《史学史研究》1981年第二期。

现在对“文献”含义的解释是沿用古义，认为它是指文字记载的东西，但我们也应对现代条件下有关文献的新解释有所了解。

现代广义文献的术语概念，其定义是：“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”。这是由国家标准局已经公布实施的一个标准定义，根据这一定义，文献不但包括现代图书馆的全部馆藏，也包括了档案馆、博物馆、声像馆及情报中心所收藏的全部馆藏。这一概念比较我国古代对文献的解释要宽些。参照了国际标准，其定义是基于文献术语这一新概念的认识，文献乃是一切情报的载体，而情报则是一切文献的内容。在国际上，有些国家（美国）已经直接将文献改为了“情报”。现在广义文献术语的产生，是与情报科学及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的。^①

第二节 历史文献

历史文献的内容与范围 马端临的《文献通考》将全书分为24门：田赋、钱币、户口、职役、征榷、市籴、土货、国用、选举、学校、职官、郊社、宗庙、王礼、乐、兵、刑、经籍、帝系、封建、象纬、物异、奥地、四裔等。可以看出，历史上对历史文献内容的理解所涉及的范围，实际上包括了当时历史学家所能认识的社会历史生活的重要方面。这些内容，就现在的观点来看，它们可以分别属于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教育、文化、历史、科技等不同的学科。因此，它们也就可以依类归之于研究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、科技等问题所需要的“历史文献”的领域，不同历史时期各学科文献的发展水平及其在历史上占有的地位，就形成了这一学科“历史文献”的发展史。所以历史文献从总的方面来说，它所涉及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，上至天文，下至地理，以及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，都可以包括在内。

^①参见朱南《现代广义文献术语概念浅说》，载《文献》1987年第二期。

而且随着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，社会生活内容的不断丰富，书面记载形式的不断更新，它的类别也在不断地扩大。政治经济的社会改革，文化学术思潮的承续递变，中外交往的日趋频繁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，都在不同性质、不同程度上增添着历史文献的内容，也就相应地在扩充着它所涉及的范围。一定时期一种新类别的历史文献的出现，反映了这个时期一定的社会时代特征。如果拿顾颉刚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，本着“搜集材料”的宗旨，所拟具的16个方面购求中国图书的计划，同近代以前对历史文献内容的理解进行比较的话，他对于历史文献范围的认识，也就明显地表现出时代前进的历史步伐。

历史文献在史学中的地位 一般来说，一部史学著述，大体上应该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：一、历史思想；二、历史资料；三、历史编纂；四、历史文学。历史思想是指历史学家或者历史著作的撰述者，用什么样的思想来指导他研究历史问题的；历史编纂是指一部史书采取什么样的编纂体例；历史文学是指他文字表述的形式；而历史资料则是指著作者采用了些什么样的历史材料。研究历史要详细地占有历史材料。而历史材料主要来自三个部分：考古的遗迹、遗物；历史文献；口碑传说。现在考古发掘的材料作用很大，很能够解决一些历史问题；口碑传说对于很少文字记载的少数民族或地区的历史研究很重要，对于一些社会历史状况的研究也不可缺少。但是历史材料中最重要的部分还是历史文献。所以“历史文献只是属于历史资料的范围而占有重要地位的。历史文献的研究是史学工作中必不可缺的，但也只是史学的一部分”。^① 在史学研究中，我们必须十分重视对历史文献的研究，但不要把历史文献的研究强调到一个不适当的地步，要注意摆

^① 本节引文及有关内容，均参见白寿彝《再谈历史文献学》，载《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》。

正它在史学中的地位。特别应该注意不要“认为研究历史文献就是研究历史”。要“把文献作为历史资料去研究，目的在于通过资料去了解历史，这才是研究历史”。在这个问题上，弄清楚历史文献的研究目的是非常必要的。

历史文献的局限性与多重性 历史文献虽然是历史资料中最重要的一部分，但它也只能是其中的一部分，而不可能是历史资料的全部。更主要的是历史文献还具有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。由于历史著述绝大多数是在历代统治阶级控制下形成的，作者对社会历史状况的记述和评论，难免带有或多或少的阶级偏见，许多应该记述的内容没有能够记述，所以许多历史文献所反映的社会历史生活是不全面、不完整的，有的甚至是故意加以歪曲的。还有由于时代久远，以及社会、自然等方面的原因，也使历史文献常常残缺不全，加上它有的“记载笼统”，利用起来就不方便。关于历史文献的多重性，白寿彝在这方面有很好的论述。他认为历史文献的多重性，第一，是说一种历史文献总是反映一定的历史现象。第二，把不同的、有代表性的历史文献联系起来，去伪存真，去粗存精，从而观察规律性的东西。这就超出了一个一个具体历史记载的范围以外了。这种性能不一定是文献本身所固有的，往往是史学工作者所赋予的。第三，文献不一定是死的东西，其中有不少是一直到现在还有生命力的东西。这一方面是，历史文献，从内容到形式，有不少东西对于我们今天的史学工作还产生着影响；另一方面，历史文献中的具体记载在一般的政治资料以外，还有思想资料、艺术资料、文学资料、科学资料等等。在这些资料中，也是有一些值得我们现在还可以学习的东西。这个论述，可以说是从时代条件与民族心理，思维方式与创造精神，以及价值观念等的多角度，揭示了历史文献的产生及其所具有的作用的内在本质，给予了我们以有益的启发。